

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

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

虞山 錢

姪孫信孚中一

訂

門人王璧無瑕

厥陰篇

厥陰證治第二十一

厥陰傷寒

厥陰之爲病。消渴。氣上撞心。心中疼熱。飢而不欲食。食則吐蚘。下之利不止。

厥陰者。至陰也。陰氣至此而極。故謂之厥陰。太少兩陰交盡之經。爲陰極陽回之處。草木得陽氣而勾萌于至陰坤土之中。在卦爲泰。在十二辰爲寅。陽氣將出而未出。爲尚未透地之木。故在人爲厥陰肝木。至陽氣透地而草木發生。在卦爲大壯。在十二辰爲卯。乃已出土而抽條發葉之木。在人則爲少陽而屬胆經矣。前太陰爲陰氣之純全。有陰無陽。故專以溫經爲治。少陰則陽氣初生于盛陰之中。右屬三焦相火。左屬膀胱腎水。水火相須。若寒邪犯臟。則以溫經復

陽爲治。陽邪入裏。則以滋陰清降爲治。厥陰雖屬不
陰。而陽氣已長。陰陽相半矣。然終是陰中之陽。其氣
猶未透達。故通篇以熱多厥少爲病之退。熱少厥多
爲病之進。先厥後熱。熱後不厥者愈。熱後厥逆下利
煩躁者死也。寒邪固多敗證。而熱氣有餘者必發癰
膿。有熱在裏。必圍膿血。然雖發熱不死。終不似有陰
無陽。下利厥冷煩躁。及厥不還者死之爲甚。畢竟陰
經以陽氣爲重也。手足厥陰之脈。起于足大指。上循
足跗。上踝。交出太陰之後。上脰循股陰。入毛中。過陰

器抵小腹。挾胃屬肝絡胆。上貫膈。布脇肋。循喉嚨之
之後。上入頰頰。連目系。上出額。與督脉會于巔。其支
者復從肝貫膈。上注肺。邪入其經。則陰邪自下迫陽
于上。故氣上撞心。心中疼熱而消渴也。消渴者。飲水
多而渴不止也。陰中之陽。受迫而在上。故消渴而胃
覺飢。然終是陰邪。所以不欲食。客熱尚不殺穀。況陰
邪乎。即使強食。陰邪不能腐化。濕熱鬱蒸。頃刻化而
爲蚊。隨陰氣之上逆。故吐蚊也。若不知而以苦寒誤
下之。則胃陽敗絕。真陽下脫。故利不止也。

厥陰中風

厥陰中風。脉微浮爲欲愈。不浮爲未愈。

厥陰雖屬至陰。然亦自有經。若爲寒邪中傷。則爲厥陰傷寒。風邪中之。則爲厥陰中風。然入裏者多。在表者少。況邪入陰經。脉多沈遲細緊。故其邪不易出表。若得微浮。爲邪氣向外。仍歸太陽而欲解矣。所以下文有解表用桂枝湯者。蓋脉微則爲無力。浮則又爲在表。微則輕細和緩。而知其邪氣已衰。浮則邪氣還在表。而知其邪氣將散。故爲欲愈也。若脉不浮。則邪未

出表。故爲未愈。

厥陰病。欲飲水者。少少與之愈。三

邪在厥陰。唯恐其下利厥逆。乃爲惡候。若欲飲水。是時回氣煖。胃中燥熱而渴。已復歸陽明矣。若熱氣有餘。則又有口傷爛赤。咽喉不利。吐膿血之變。故可少少與之。令陰陽和平則愈也。

厥陰病。欲解時。從丑至卯上。四

厥陰肝臟。乃含生土中。尚未透地之木。自子而一陽初生。木之萌芽未長。故不可言木。丑爲二陽。則陽氣

已長。草木之根。發已。勾萌于陰土之中。至寅而三陽將及透地。陽氣已旺。萌芽茁長。將出未出之時也。卯則陽氣已出。草木發生。正厥陰木旺之時。邪氣至此而解矣。故曰從丑至卯上。

厥熱辨論

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。虛家亦然。五

素問陰陽應象論云。清陽實四肢。陽明脉解云。四肢爲諸陽之本。陽盛則四肢實。邪入陰經。則陽衰陰盛。陽氣不能充實于四肢。故四逆而厥冷。厥逆則陽氣已微。急當以溫經復陽爲治。若以苦寒攻下。胃陽必敗絕矣。故曰不可下之。然不但諸四逆厥者不可下。即氣血已虛。胃氣不固。元陽衰弱者亦然也。世俗但知汗多亡陽。下多亡陰。不知誤下之亡陽尤甚也。所

以太陽誤下。每致胃陽虛損而成結痞。及協熱下利諸證也。

辨誤 尚論云。厥陰證。仲景總不欲下。無非欲邪還于表而陰從陽解也。愚竊謂三陰皆不可下。以陽氣已虛。不可更下故也。惟上文脉微浮者爲還表。其餘攻下之證。亦是邪氣復還陽明。而成胃實之證。乃還陽。非還表也。

凡厥者。陰陽氣不相順接。便爲厥。厥者。手足逆冷者是也。六

人身之陰陽。六經相爲表裏。營衛週貫一身。素問陰陽離合論云。少陰之上。名曰太陽。太陰之前。名曰陽明。厥陰之表。名曰少陽。此即陰陽表裏而爲一合也。靈樞營衛生會篇云。人受氣于穀。穀入于胃。以傳于肺。五藏六府。皆以受氣。其清者爲營。濁者爲衛。營在脉中。衛在脉外。營周不休。五十度而復大會。陰陽相貫。如環無端。衛氣行于陰二十五度。行于陽二十五度。分爲晝夜。日入陽盡而陰受氣。平旦陰盡而陽受氣。如是無已。故無病也。陰陽之氣不相順接者。二氣

偏盛偏虛。不相接續。故爲厥。然陽氣虛。則爲寒厥。陰氣虛。則爲熱厥。故厥論云。氣因于中。陽氣衰。不能滲營其經絡。陽氣損。陰氣獨在。故手足寒也。厥逆之義。見四逆散注中。

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。厥者必發熱。前熱者後必厥。厥深者熱亦深。厥微者熱亦微。厥應下之。而反發汗者。必口傷爛赤。七

此論熱厥之見證。及誤治之變也。一二日至四五日。言或一二日即厥。或至四五日而厥也。厥者必發熱。

言邪入厥陰之經而手足厥者。厥後必發熱。非若寒厥之但厥不發熱也。前熱者後必厥。若邪入陽經則但發熱而不厥矣。此因邪入陰經。故雖先發熱者。後亦必厥也。素問陰陽應象論云。寒極生熱。熱極生寒也。厥深熱深。厥微熱微者。言厥冷之甚者。則發熱亦甚。爲證之重。厥冷之微者。則其發熱亦微。爲邪之輕。即至真要大論所謂氣之勝復也。岐伯曰。勝有微甚。復有多少。此之謂也。謂之熱厥者。邪氣在裏。阻絕陽氣。不得通達。流注于四肢而厥也。與陽虛之厥冷迥

異。故應下之。使熱邪下泄。則陽氣流通矣。然非謂厥深熱深而可峻攻大下也。即下文下利而譏語者。亦不過以小承氣湯和胃而已。以其終是陰經鬱熱之邪。故不可大下也。前所謂諸四逆厥者不可下。皆指陽虛之厥而言也。所以下文即云虛家亦然。蓋逆厥與虛家並論。則知虛寒者不可下。熱深者爲可下也。以應下之熱厥而不下。反以辛溫升發之藥發其汗。則必助胃家之鬱熱而變生矣。然胃開竅于口。熱氣不得下泄而上炎。故必口傷赤爛也。

傷寒病。厥五日。熱亦五日。設六日當復厥。不厥者自愈。厥終不過五日。以熱五日。故知自愈。

此申上文厥者必熱。熱者必厥之義。言天地間陰陽對待。寒暑兩停。晝夜相半。然後二氣均平。而無陰陽之患。故寒邪之入厥陰也。因寒勝而厥。其手足厥逆者五日。寒邪既勝。陽氣必復。故其發熱亦五日。設五日之後。至第六日。寒氣又當厥矣。若不厥者。其病自愈。何也。以其厥逆之時。自始至終。不過五日。以其發熱亦是五日。陰陽勝復之氣已平。故知自愈。

傷寒發熱四日。厥反三日。復熱四日。厥少熱多。其病當愈。四日至七日。熱不除者。必便膿血。九

此條較前熱多于厥。為陽勝于陰。乃寒邪退而陽氣已回。故其病當愈。自復熱四日之後。至七日而熱猶不除。是陽氣太過。亢而為害。熱蓄于裏。必傷陰血。腐變而便膿血矣。

傷寒厥四日。熱反三日。復厥五日。其病為進。寒多熱少。陽氣退。故為進也。十

此言厥多于熱。為陰勝于陽。乃寒邪盛而陽氣衰。人

以陽氣爲生。陽衰則病。陽盡則死。故寒多熱少。爲陽氣退。而其病爲進也。

傷寒熱少厥微。指頭寒。默默不欲食。煩躁數日。小便利。色白者。此熱除也。欲得食。其病爲愈。若厥而嘔。胸脇煩滿者。其後必便血。十一

此申上文厥微熱亦微之義也。指頭寒。亦陽氣不充于四末也。言其爲厥也甚微。不至四支厥逆。但指頭寒也。默默不欲食。陰靜而闔也。蓋陽氣用則能言能食。如陽明熱盛而狂言譫語。中風則能食。中寒即不

能食。乃厥陰之本證。少陽之兼證也。然兩經皆有此證者。以厥陰之脈。挾胃屬肝絡胆。上貫膈。布脇肋。循喉嚨。與少陽之經脈。行度相同。而爲表裏。所謂肝胆臟腑相連也。以指頭寒之微厥。陰邪在裏。故默默不言。且不欲食也。煩躁者。熱邪亦在裏也。熱雖少。而不得發越。故煩躁也。煩躁數日。而小便利。色白者。以熱邪本少。久則自解。故爲熱除也。欲得食者。熱氣已除。陰邪亦解。陰陽平。而胃氣和。故其病爲愈。若厥而嘔。則厥之微者。變而爲厥之甚。其厥已深。故陰氣上逆。

而嘔也。且嘔而胃脇煩滿。爲少陽之本證。熱邪內鬱而煩滿。則其熱亦深。故其後必傷陰而爲便血也。

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。見厥復利。

十三

此亦申上文厥者必發熱。發熱者必厥也。言寒邪入厥陰。先見四支厥冷。則寒邪在裏。非惟陽氣不能充于四肢而厥。且胃寒而津液不守。陰寒下注。則爲下利矣。至厥後發熱。則陽回氣煖。脾胃運行。其利必自止。若熱後復見厥冷。則又復利矣。所以陰經受邪。必以陽回爲主。故下文有云。雖發熱不死也。

傷寒先厥後發熱。下利必自止。而反汗出咽中痛者。其
喉爲痺。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。若不止。必便膿血。便膿
血者其喉不痺。十三

此承上文先厥後發熱。利必自止而言也。上文言見
厥必復利。此言利止不復見厥。而反汗出咽中痛者。
乃後發之熱太甚。鬱蒸而爲汗。上炎而作咽中腫痛。
故曰其喉爲痺。若如前厥後發熱無汗出。則利必自
止。若發熱而利不止者。熱邪必隨勢下流。重傷陰分。
腐化而爲膿血矣。便膿血而成痢者。熱已下泄。不得

上攻故其喉不痺

除中辨論

傷寒始發熱六日。厥反九日而利。凡厥利者。當不能食。今反能食者。恐爲除中。食以索餅。不發熱者。知胃氣尚在。必愈。恐暴熱來。出而復去也。後三日脉之。其熱續在者。期之。旦日夜半愈。所以然者。本發熱六日。厥反九日。復發熱三日。并前六日。亦爲九日。與厥相應。故期之。旦日夜半愈。後三日脉之。而脉數。其熱不罷者。此爲熱氣有餘。必發癰膿也。十四

自始發熱至夜半愈。是上半截原文。所以然者。至必

發癰膿止。乃仲景自爲注脚也。但厥反九日而利句下。疑脫復發熱三日利止七字。不然。如何下文有恐暴熱來。出而復去二句。且所以然句下。云發熱六日。厥反九日。復發熱三日。并前六日。亦爲九日。是明明說出。其爲脫落無疑矣。然何以知其爲復發熱利止乎。上條云。先厥後發熱。利必自止。況自食索餅後。並不言利。是以知其復發熱而利止也。言始初邪入厥陰而發熱者六日。熱後厥者九日。是發熱止六日而厥反九日。厥多于熱者三日矣。故寒邪在裏而下利。

也。厥後復發熱三日。利必自止。大凡厥冷下利者。因寒邪傷胃。脾不能散精以達于四肢。四肢不能稟氣于胃而厥。厥則中氣已寒。當不能食。今反能食者。似乎胃氣已回。但恐爲下文之除中。則胃陽欲絕。中氣將除。胃中垂絕之虛陽復燄。暫開而將必復閉。未可知也。姑且食以索餅。索餅者。疑即今之條子麵。及餛子之類。取其易化也。食後不停滯而發熱。則知已能消穀。胃氣無損而尚在。其病爲必愈也。何也。恐其後發之暴熱暫來。出而復去故也。食後三日。脈之而厥。

後之熱續在者。即期之明日夜半愈。所以然者。以其本發熱六日。厥反九日。計後三日續發之熱又三日。并前六日。亦爲九日。與厥相應。爲陰陽相均。勝復之氣當和。故期之旦日夜半。陰極陽回之候。其病當愈。所謂厥陰欲解時。自丑至卯上也。所謂後三日脈之。其熱續在。爲陰陽相當而愈。則其熱當止矣。若脈仍數。而其熱不罷者。此爲熱氣有餘。陽邪太過。隨其蘊蓄之處。必發癰膿也。

傷寒脈遲。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。脈遲爲寒。今

與黃芩湯復除其熱。腹中應冷。當不能食。今反能食。此
名除中。必死。十五

此申上文除中之故。併所以訓誨後人誤治之害也。
脈遲則爲裏寒。六七日則永不發熱而虛寒已久。胃
陽衰弱。急當溫中救裏。允爲恰當。粗工不習。不知脈
遲爲寒。乃與黃芩湯以撤其熱。是所謂虛其虛而寒
其寒也。如是腹中應冷。胃寒當不能食矣。今反能食。
豈理所宜然。乃胃氣本寒。又遭寒涼之誤。胃中之陽
氣欲絕。中氣將除。垂絕而虛火反熾。不久當即滅。故

暫時欲食而反能食也。謂之除中者。胃中之陽氣。淨盡無遺。猶掃除之義。胃氣一絕。則生氣盡矣。故曰必死。

蚘厥辨論

傷寒脉微而厥。至七八日膚冷。其人躁無暫安時者。此爲藏厥。非蚘厥也。蚘厥者。其人當吐蚘。今病者靜而復時煩者。此爲藏寒。蚘上入其膈。故煩。須臾復止。得食而嘔。又煩者。蚘聞食臭出。其人當自吐蚘。蚘厥者。烏梅圓主之。又主久利。十六

陽衰則脉微。陰盛則厥。蓋寒邪肆逆。陽氣衰微而不能充貫于四支也。至七八日之久。陰邪愈甚。陽氣愈衰。而周身之肌膚皆冷。其人發陰躁。無片刻暫安時。

者。此爲寒邪直入中藏。藏受寒邪而發厥也。爲至危之候。即外灸厥陰。內投四逆。若陽氣不回。則亦死矣。非虯厥也。若厥陰之寒邪在胃。虯動而厥者。其人當吐虯。今病者靜而復時煩。則非藏厥之躁。無暫安時可比。此爲寒邪犯藏。藏寒而虯不能安于胃中。隨陰氣之逆。上入胃膈。故時煩也。藏厥與藏寒之淺深各異。陽煩與陰躁之輕重不同。所以須臾復止。此藏厥與虯厥之辨也。厥陰之木邪犯胃。本飢不欲食。故得食而嘔。又煩者。虯聞食之臭味而上攻。所以其入當

自吐蚘也。蚘厥者。當以烏梅圓主之。又主久利者。利久則胃氣虛寒。大腸滑脫。宜于溫補酸收。雖有黃連黃柏。亦合內經熱因寒用之法矣。

烏梅圓方

烏梅 三百個

細辛 六兩

乾薑 十兩

黃連 一斤

當歸 四兩

附子 六兩

蜀椒 四兩

桂枝 六兩當是桂非桂枝也

黃柏 六兩

人參 六兩

右十味。各搗篩合治之。以苦酒漬烏梅一宿。去核。蒸之五升米下。飯熟。搗成泥。和藥令相得。內臼中。與蜜杵二

千下。圓如梧子大。先食飲服十圓。日三服。稍加至二十圓。禁生冷滑物臭食等。

吐虬證。非獨陰經有之。陽證亦常有之。陽明胃實。穀食不化。穀之餘氣。濕熱鬱蒸。化而爲虬。隨嘔逆而上出。繼而遂有癍黃狂亂之陽毒見證。皆非烏梅圓之可治。惟陰寒在裏。藏寒而虬厥者。乃爲恰當。以脉微而厥。爲陽氣衰少。故用乾薑附子以溫經復陽。方中桂枝。乃後人之誤。藏寒則陰邪在裏。當用肉桂以溫裏。且平厥陰之木邪可耳。衛分無邪。豈反用桂枝之

厥陰熱證

傷寒脈滑而厥者。裏有熱也。白虎湯主之。十六

滑者。動數流利之象。無沈細微瀯之形。故爲陽脈。滑主痰食。又主胃實。乃傷寒鬱熱之邪在裏。阻絕陽氣。不得暢達于四肢而厥。所謂厥深熱亦深也。爲陰經之邪復歸陽明。故當清瀉胃熱。而以白虎湯主之。

嘔而發熱者。小柴胡湯主之。十九

邪在厥陰。惟恐其厥逆下利。若見嘔而發熱。是厥陰與少陽藏府相連。乃藏邪還府。自陰出陽。無陰邪變

逆之患矣。故當從少陽法治之。而以小柴胡湯和解其半表半裏之邪也。

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。嘔膿盡自愈。

并

凡諸嘔家有麻黃湯之嘔。大柴胡湯之嘔。小柴胡湯之嘔。猪苓湯之嘔。柴胡桂枝乾姜湯之嘔。葛根加半夏湯之嘔。吳茱萸湯之嘔。黃芩加半夏生姜湯之嘔。真武湯之嘔。四逆湯之嘔。乾姜黃連黃芩人參湯之嘔。烏梅丸之嘔。諸嘔家雖有陰陽寒熱之不同。而皆有治法。此因厥陰一經。實陰陽相半而陽伏陰中。故

二氣和平。病當自愈。所以厥少熱多。其病當愈。寒多熱少。其病爲進也。然熱不除者。必便膿血。熱氣有餘。則發癰膿。癰潰而嘔。乃胃中應出之膿。故曰不可治嘔。膿盡自愈也。

厥陰寒證

乾嘔吐涎沫者。吳茱萸湯主之。

三一

此以下皆陰盛陽微之證也。靈樞經脈篇云。足厥陰之脈。挾胃屬肝絡胆。上貫膈。布脇肋。循喉嚨之後。動則病胃滿嘔逆。蓋嘔逆厥陰之本證也。涎沫粘飲白沫也。邪入厥陰之經。寒邪上逆而乾嘔。胃中虛冷而吐涎沫。故以補中煖胃之吳茱萸湯主之。

嘔而脈弱。小便復利。身有微熱。見厥者難治。四逆湯主

之。

三二

嘔而脉弱。則知非陽經之嘔矣。且小便復利。尤知裏無熱邪。而顯屬陰寒。上文云。厥者必熱。熱後當復厥。不厥者自愈。則熱與厥不應並見。此云身有微熱。而反見厥。是陽微不能勝盛陰。故爲難治。此非上文熱不除者可比。急當以溫經復陽爲治。而以四逆湯主之。

手足厥寒。脉細欲絕者。當歸四逆湯主之。

三三

四支爲諸陽之本。邪入陰經。致手足厥而寒冷。則真陽衰弱可知。其脉微細欲絕者。素問脉要精微論云。

脉者。血之府也。蓋氣非血不附。血非氣不行。陽氣既已虛衰。陰血自不能充貫。當以四逆湯溫復其真陽。而加當歸以榮養其陰血。故以當歸四逆湯主之。

當歸 三兩

桂枝 三兩

芍藥 三兩

細辛 二兩

甘草 二兩

通草 二兩

大棗 三十枚

右七味。以水八升。煮取三升。去滓溫服一升。日三服。

四逆湯者。仲景所以治四支厥逆者也。陽氣衰微。陰邪肆逆。以致陽氣不充于四末而為四肢厥冷。故用

甘草爲君。以緩陰氣之逆。又以乾姜附子補助其陽氣之衰。此仲景立法命名之本義也。此條之手足厥寒。即四逆也。故當用四逆湯。而脉細欲絕。乃陽衰而血脉伏也。故加當歸。是以名之曰當歸四逆湯也。不謂方名雖曰四逆。而方中並無姜附。不知何以挽回陽氣。即有桂枝。亦不過解散衛邪之藥耳。李東垣所謂氣薄則發泄。桂枝上行而發表。豈能如乾姜之溫中散寒邪。細辛雖能溫少陰之經。亦豈能如附子之補真陽而入命門乎。且芍藥不過斂陰。通草無非滲

利。又焉能治手足厥寒。脉細欲絕哉。如下文內有久寒者。但加茱萸。生姜。而不及乾姜。附子。則知爲前方中已有之物矣。豈仲景制方。治極陰最寒之證。獨遺此二物邪。是以不能無疑也。恐是歷年久遠。散失遺亡。訛舛于後人之手。未可知也。不然。何湯名四逆。而藥物與四逆迥異邪。或曰。四逆散亦名四逆。而用藥不同者。何也。曰。四逆散。乃治熱厥之藥。所以不同。此則治手足厥寒。脉細欲絕之寒厥者。可同日而語乎。從來注傷寒家。皆委曲順解。曾不省察其理。亦何異

于成氏之隨文順釋乎。尚論以爲陰血不足。宜用歸
芍以濟其陰。不宜用姜附以劫其陰。即其人素有久
寒者。以但增吳茱萸生姜觀之。則乾姜附子。寧不在
所禁乎。愚謂此論恐未爲確切。仲景之立四逆湯。專
爲四肢厥逆而設。故寒厥之證。無不用之。尙獨于脉
細欲絕之手足厥寒。及內有久寒者。偏爲禁忌邪。若
不審原文。但依方立論。不幾與仲景立方之意。兩相
矛盾矣。其如後起者何。故擬議之。以俟明者之鑑云
若其人內有久寒者。宜當歸四逆。加吳茱萸生姜湯。
干

此承上文言手足厥寒。脈細欲絕。固當以當歸四逆治之矣。若其人平素內有久寒者。而又爲客寒所中。其酒陰沍寒。難于解散。故更加吳茱萸之性臊苦熱。及生姜之辛熱以泄之。而又以清酒扶助其陽氣。流通其血脈也。

當歸四逆。加吳茱萸生姜湯方

于前方內。加吳茱萸半升。生姜三兩

右九味。以水六升。清酒六升。和煮取五升。去滓。分溫五

服

病者手足厥冷。言我不結胃。小腹滿。按之痛者。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。三五

手足厥冷。則知陽微陰盛。致陰陽不相順接。而四肢厥逆矣。不結胃。則邪不在陽位。而陽經無邪矣。小腹滿。按之痛者。至真要大論云。身半已下。地氣主之。靈樞經脉篇云。足厥陰之脉。起于足大指叢毛之際。上循足跗。交出太陰之後。循股陰。入毛中。過陰器。抵小腹。此因邪入厥陰。寒邪結在膀胱關元。故小腹滿。按之痛也。蓋熱結膀胱。則熱蓄下焦。迫血妄行。故小便

自利而血蓄于下。此所謂冷結膀胱關元者。言小腹者。膀胱之所居也。關元者。任脉穴也。在臍下三寸。爲小腸之募。亦穴之在小腹者。總指小腹滿痛而言。故謂冷結在膀胱關元也。寒在小腹。下焦無火。氣化不行。故爲冷結在膀胱關元也。急宜溫煖下焦。祛除陰翳。乃其治也。

病人手足厥冷。脉乍緊者。邪結在胃中。心下滿而煩。飢不能食者。病在胃中。當須吐之。宜瓜蒂散。

二十六

上文言不結胃。此言邪結在胃中。同一手足厥冷之

陰邪。一則不結于胃而邪在下。故小腹滿痛。一則仍結于胃中而邪在上。故心下滿而飢不能食。在下則寒邪已入至陰之分。所以當用溫法以回陽氣在上。則寒邪猶在陽位。所以當用吐法以去寒邪。蓋以邪入之淺深而分補瀉也。夫緊爲寒脈。在陽經則爲寒邪在表。在陰經則爲寒邪在裏。若手足厥冷。則脈當沈遲矣。乃忽見緊脈。知寒邪猶未深入。邪當結在胃中。若見心下滿而煩。飢不能食。則其所以滿者。陰邪在膈而脹滿也。煩者。膈間之陽氣不得伸也。飢者。胃

陽猶未傷也。不能食。寒邪在胃也。故爲病在胃中。若如前寒已深入。則胃氣已傷。陽氣已損。則但有溫經扶陽之治。而無汗吐下之法矣。寒在胃膈。則邪氣未深。尚在陽分。因其近而取之。當用高者越之之法。故須吐之。宜瓜蒂散。假借胃中之陽氣。以湧出胃中之寒邪。則無敗胃深入之患矣。

傷寒五六日。不結胃。腹濡脉虛。復厥者不可下。此爲無血下之死。二十七

五六日。邪氣入裏之候也。不見邪結于胃。而腹軟脉

虛。腹軟則裏無邪結。脉虛則正氣衰弱。而後見四支厥逆。則知寒邪入厥陰而為無陽之證矣。故不可下。然不曰無陽。而以腹軟脉虛為無血。無血二字。最為難解。若不得已而強解之。則經所謂脉者。血之府也。蓋氣血之動處為脉。陽氣盛則陰血流行。脉虛則陽氣不旺。營血不充。是以謂之無血。若下之。非但更亡其陰血。并真陽而亦枯亡之矣。故曰下之死。義見霍亂條下。

傷寒脉促。手足厥逆者。可灸之。
二八

辨脉法云。脉來緩時。一止復來者。名曰結。脉來數時。一止復來者。名曰促。陽盛則促。陰盛則結。此皆病脉。夫數脉所以候陽。故曰陽盛則促。促乃陽勝于陰。陰氣不接而斷續也。此條之脉促。偏見之于手足厥逆。似乎脉不應證。或謂脉促而手足厥逆。乃熱厥也。然則何以云可灸之邪。仲景之于陽邪。最忌火劫。已見于太陽篇矣。豈有陽盛則促之熱厥。而反有灸之之理。此所謂脉促者。非結促之促。乃短促之促也。陰邪太盛。孤陽不守。故脉作虛數而短促。當急救其垂絕。

之虛陽。故云可灸。灸者。如下文灸厥陰也。

傷寒六七日。脈微。手足厥冷。煩躁。灸厥陰。厥不還者死。

二十九

傷寒至六七日。邪入已深。正邪傳厥陰之候也。脈微則陽氣大虛。手足厥冷。則陰邪肆逆。故盛陰迫脅其虛陽而上逆。所以陽欲盡而煩。陰氣極而躁也。邪在厥陰。陽氣將竭。干溫經復陽之外。當灸厥陰經之脉穴。即本經之井榮俞經合是也。灸之而手足溫者生。若手足仍冷。陽氣不還者死也。

厥陰誤治

傷寒六七日。大下後。寸脈沉而遲。手足厥逆。下部脈不至。咽喉不利。唾膿血。泄利不止者。爲難治。麻黃升麻湯主之。三十

邪在少陽。繞屬半裏。已是禁下。況三陰乎。蓋陰邪在裏。皆陰盛陽虛之證。故無下法。即太陰有桂枝大黃湯之下法。因大實而痛。邪氣復歸陽明。仍屬胃實。故爲可下。然猶以胃弱易動。尚宜減之。少陰雖有急下三條。亦是陽經傳邪。及復還陽明之證。所以可下。至

厥陰爲陰中含陽之體。陽氣藏于至陰之中。乃陰之極處。庸可大下乎。所以本篇首條。即有下之則利不止之禁也。厥陰全篇。惟厥深熱亦深者。方爲應下。苟屬寒厥。則又在禁例矣。故有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誠也。此條脉證最劇。在長沙已稱難治。而猶立方主治者。以厥陰與太少不同故也。夫太陰爲立冬之候。純陰之臟也。少陰爲冬至之時。乃陽氣之初生。而厥陰則立春之氣。陰中之陽氣已半。將出地而未出之時。陽氣已長。但鬱結而未之伸耳。故厥者必熱。而厥

深熱亦深也。傷寒之六七日。已在大下之後。則誤下已在六七日之前。在陽經尚有表證未解者。況陰經本不可下而妄下之。使未解之經邪。陷入于至陰之中矣。寸脈者。氣口也。經云。氣口獨爲五臟主。胃爲水穀之海。苦寒傷胃。胃陽衰而寸脈沈遲也。手足四支也。經云。四支爲諸陽之本。陽盛則四支實。此以陽虛。故手足厥逆也。下後陽虛于下。故下部脈不至。下寒則熱迫于上。故咽喉不利而吐膿血也。即前所謂厥後熱不除者。必便膿血。熱氣有餘。必發癰膿。及口傷。

爛赤之變詞也。泄利不止。寒邪在下。所謂厥者必利。亦即首條下之利不止之義也。正虛邪實。陰盛陽衰。一寒多熱勝。表裏舛錯。治寒則遺其熱。治熱必害于寒。補虛必助其實。瀉實必虛其虛。誠爲難治。仲景不得已。立麻黃升麻湯主之。

辨誤 原文咽喉不利吐膿血句。成注謂厥陰之脈貫膈注肺循喉嚨。邪在厥陰。隨經射肺。因亡津液。遂成肺痿。又引金匱要畧云。肺痿之病。從何得之。被快藥下利。重亡津液。故得之。與麻黃升麻湯。以調肝肺。

之氣尚論即取其說以爲解。而方氏條辨亦云唾膿血者肺金燥而痿也。萎蕤門冬以潤肺。三家之說雷同。大約以葳蕤門冬起見。故皆曰肺病。不知原文中一則曰熱氣有餘必發癰膿。再則曰咽喉不利唾膿血。其後又總結叮嚀之曰。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。嘔膿盡自愈。成氏于此條又另解之曰。胃脘有癰。則嘔而吐膿。同一癰膿。一解之爲肺痿。一注之曰胃脘有癰。前後不同。始終各異。使後學安所適從。真所謂忘前失後慢不經心者矣。愚竊以爲未安。潛推其義。原文

曰咽喉不利。蓋咽通胃而喉通肺。仲景但統而言之者。非有肺胃之分也。不過指熱邪在上而言耳。曰唾膿血。又曰嘔家有癰膿。曰吐曰嘔。並無一字關涉肺臟者。若果屬肺痿。自當云咳膿血矣。既不曰咳。則知不在肺矣。既謂之吐。又謂之嘔。則癰膿必在胃脘矣。更進而求之。又知石膏知母黃芩。乃清胃熱也。葶藶門冬。所以滋養陰氣也。豈爲肺病而設哉。況厥陰木邪。多能傷土。雖或有侮所不勝者。然不能傷金至甚。亦五行自然之理。少陽篇雖有縱橫二證。乃陽邪之

變非陰邪之所能明于理數者當自知之。無煩多贅也。

麻黃升麻湯方

麻黃

二兩半
去節

升麻

一兩
一分

當歸

一兩
一分

知母

黃芩

芍藥

各十
八銖

石膏

白朮

乾姜

芍藥

天門冬

去心

桂枝

茯苓

甘草

各六
銖

右十四味。以水一斗。先煮麻黃一二沸。去上沫。內諸藥。煮取三升。去滓分溫三服。相去如炊三斗米頃。令盡。汗

出愈

陰經惟以陽氣爲重而無下法。蓋厥陰之陰陽相半。尤爲不可偏勝。大凡厥陰寒邪。必至發熱之後。則陽回氣煖而解矣。若其發熱不止。則又爲熱氣有餘。若熱在下焦。必便膿血。熱在上焦。則吐膿血。即有當下之時。亦無大下之理。一誤下之。危變立至矣。此因誤下。寒邪陷入陰中。故以麻黃爲君。升麻爲臣。桂枝爲佐。以升發其寒邪。發越其陽氣也。知母黃芩爲臣。所以殺其鬱熱之邪也。石羔爲佐。所以清肅上焦。利咽

喉而解胃熱也。當歸萎蕤。天冬芍藥。養血滋陰。所以
治膿血也。白朮補土。乾姜守中。甘草和脾。茯苓淡滲。
皆所以溫裏寒而理中焦。補下後之虛。治泄利之不
止也。此條脈證雖繁。治法雖備。然終是寒邪誤陷所
致。故必待麻黃升麻桂枝之汗解。而後可愈。故麻黃
升麻之分兩居多也。

或問此條原文中。如寸脈沈遲。乃寒脈也。手足厥逆。
乃寒證也。下部脈不至。下焦虛寒也。泄利不止。中氣
虛寒也。唯咽喉不利唾膿血。方爲熱證。以脈證論之。

寒多于熱。而仲景立方。治熱者反多。治寒者反少。何也。曰。仲景醫聖。洞曉陰陽。深知消息。故能立法垂訓。豈有誤哉。蓋因此條之寸脉沈遲。手足厥逆等陰寒脉證。皆誤下之變。非本然自有之證。即使如上文本證自見之厥。亦有熱鬱之厥。故厥者必發熱。而有熱不除。及熱氣有餘之變證。熱藥可重用耶。況寒證雖現。而咽喉不利。吐膿血之熱證亦現。即上文厥者必發熱之注脚也。又何怪其立方之寒多于熱哉。至下文下利厥逆者。乃爲有陰無陽之證。方有四逆湯之

一治矣。至既發熱而厥利至甚。躁不得卧。則陽氣竭絕而死矣。故不得不以溫熱爲治也。但熱勝不過發癰膿便血耳。無陽則生氣絕滅矣。故陰經必以陽氣爲重也。

傷寒本自寒下。醫復吐下之。寒格更逆吐下。若食入口即吐。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。三一

本自寒下。謂本來所犯之證。已自寒中下利。醫不知其爲裏寒。而復以寒藥吐下之。乃所謂虛其虛而寒其寒也。遂至胃陽敗損。寒踞中焦。寒邪拒格。比前本

症之寒下不同。更變逆而爲上吐下利矣。所謂寒格者。若食入口即吐。則藥入口亦即吐。寒中而投之以一熱藥。是裏寒拒外熱也。治之之法。當以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。

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方

乾薑

三兩

黃連

三兩

黃芩

三兩

人參

三兩

右四味。以水六升。煮取二升。去滓。分溫再服。

方氏條辨云。寒格。謂藥寒致成拒格也。乾薑人參。正治以過其吐下。黃連黃芩。反佐以通其拒格。可謂詞

簡理明。深得素問至真要大論熱因寒用之旨。所謂
奇之不去則偶之。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。寒熱溫
涼。反從其病之義。及仲景白通加豬胆汁湯之法也。
尚論謂用黃連黃芩之苦以下逆氣。而解入裏之熱
邪。誤矣。以傷寒本自寒下。又寒格更逆吐下矣。豈又
有熱邪入裏邪。方喻兩說。大相懸絕矣。

傷寒大吐大下之。極虛。復極汗出者。以其人外氣怫鬱。
復與之水。以發其汗。因得噦。所以然者。胃中寒冷故也。

三十

傷寒而大吐大下。則胃中陽氣極虛矣。復極汗出者。非又汗之而極出也。因大吐大下之後。真陽已虛。衛外之陽不能固密。所以復極汗出。乃陽虛而汗出也。愚醫尚未達其義。以其人外氣怫鬱。本是虛陽外越。疑是表邪未解。復與之煖水以發其汗。因而得嘔。嘔者。呃逆也。其所以嘔者。蓋因吐下後。陽氣極虛。胃中寒冷。不能運行其水耳。非水冷而難消也。水壅胃中。中氣過絕。氣逆而作呃忒也。治法當擬用五苓散埋中湯。甚者四逆湯可耳。

傷寒噦而腹滿。視其前後。知何部不利。利之則愈。

三十三

噦者。胃陽將敗。氣不流行而呃逆也。腹滿。寒在中焦。太陰脾病也。前後者。大小便也。夫噦之爲病。最不易治。得愈者少。而曰利之則愈者。蓋以腹滿故也。若胃敗之噦。中氣已壞。真陽欲絕。庸可愈乎。素問寶命全形論云。絃絕者其音嘶敗。木敷者其葉發。病深者其聲噦。是謂壞府。毒藥無治。短針無取矣。此所謂腹滿者。乃腹中脹滿。裏實之證。水穀不得分消。中焦壅塞。胃氣不得流行之噦。乃淺證也。非胃氣傷敗之噦。故

云視其前後。知何部不利。若小便不利。則利其小便。大便不利。則利其大便。前後得利。則腹滿消。胃氣行而愈矣。

厥陰熱痢

熱利下重者。白頭翁湯主之。

三四

謂之熱利。非復如前厥後之熱。直本熱之利也。熱邪在裏。濕熱下滯。故以白頭翁湯主之。

白頭翁湯方

白頭翁

三兩

黃連

三兩

黃柏

三兩

秦皮

三兩

各四味。以水七升。煮取二升。去滓。溫服一升。不愈。更服一升。

白頭翁。神農本草經言其能逐血止腹痛。陶弘景謂其

能止毒痢。東垣李杲曰。仲景治熱利下重。用白頭翁湯。蓋腎欲堅。急食苦以堅之。即成氏之說也。又云。治男子陰疝偏墜。蓋亦厥陰專經之藥。故仲景用之爲君。以治厥陰熱痢。黃連苦寒。能清濕熱。厚腸胃。黃柏瀉下焦之火。若中氣虛寒。及寒濕下利者。最忌熱利。則非此不可。故以之爲臣。秦皮亦屬苦寒。李時珍云。椀皮色青。氣寒味苦性瀋。乃厥陰肝。少陽胆經藥也。治下痢崩帶。取其收瀋也。以此推之。則創法立方之義。殆可見矣。

下利欲飲水者。以有熱故也。白頭翁湯主之。三五

此又申上文熱利之見證。以證其爲果有熱者。必若此治法也。夫渴與不渴。乃有熱無熱之大分別也。裏無熱邪。口必不渴。設或口乾。乃下焦無火。氣液不得蒸騰。致口無津液耳。然雖渴亦不能多飲。若胃果熱燥。自當渴欲飲水。此必然之理也。寧有裏無熱邪。而能飲水者乎。仲景恐人之不能辨也。故又設此條以曉之曰。下利渴欲飲水者。以有熱故也。白頭翁湯主之。

辨誤 羅天益云。少陰自利而渴。乃下焦虛寒。而用
四逆者。恐不可以渴不渴分寒熱也。正當以小便黃
白別之耳。愚攷羅天益。乃前輩中之頗著者。而猶作
此論。何也。前注家俱以原文自利不渴者屬太陰。自
利而渴者屬少陰。截去下文不講。遂欲以爲定論。致
羅氏亦有不可以渴不渴分寒熱之語。不知仲景原
云。自利不渴者屬太陰。下文即曰。以藏有寒故也。當
溫之。宜服四逆輩。因太陰以純陰爲體。無虛假之見
證。此陰寒不渴之正體也。云自利而渴者屬少陰。下

文即曰虛故引水自救。小便色白者。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。故令色白。此又因少陰爲坎水。其卦爲復。乃陰中含陽之體。龍火藏焉。故陰盛逼陽于上。所以陰邪在下則自利。虛陽在上則渴。此陰寒反見之假證也。其理隱微。豈能智愚均曉。仲景恐人之不喻也。故但云引水自救而已。下文仍證云。以下焦虛有寒。則知非有熱而渴。乃渴之變體也。至于厥陰一經。雖爲陰之極處。而陽氣已長。其卦爲泰。乃陰陽相半之體。陽氣且出。因寒邪在裏。故有飢不能食。食則吐衄。

之陰寒見證。而陰氣迫陽上逆。遂有氣上撞心。心中
疼熱而消渴矣。此又渴之反體也。若此者。真假虛實。
其辨甚微。羅氏亦稱著述家。豈猶未知陰陽消息。昧
于至理。而立說若是耶。若云不可以渴不渴分熱寒。
當以小便黃白爲別。不知三陽證中。亦有邪未入裏
而清便自調者。亦有陰寒條下。小便不利者。孰知小
便之多者。似乎無熱。其色尚有黃赤者。或陰寒在裏。
氣化不行。小便短少而色亦有黃者。總之小便多則
其色漸淡。少則其色便黃。又不可以陰陽寒熱拘也。

大約小便多者爲無熱。或熱在血分而無傷于氣分耳。小便少者陰陽寒熱皆有之。當以他證合辨。則庶乎其不差矣。肯堂王氏于準繩注中亦即以羅說爲解。恐未足爲後學之指南。故聊爲之置辨。

下利後更煩。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。宜梔子豉湯。

三六

此以下二條乃自陰還陽之證治也。下利後者言下利已過之後也。下利得止則知陽氣已回矣。而更煩則知陽已稍勝。雖不能更上而作喉痺亦不得下走而更便膿血矣。然則陽邪在膈而煩。按之心下軟者。

既非胃實可下之證。亦非熱邪在胃。欲作癰脹之比。乃下利之後。正氣已虛。熱氣初復之勝氣所致。乃六氣勝復之虛邪。是爲虛煩。虛邪在膈。無用攻發。故當如太陽汗吐下後之心中懊懣。虛煩不得眠。心中結痛等證之法。及陽明下後之胃虛煩熱之治。亦宜以梔子鼓湯吐之。

下利譫語。以有燥屎也。宜小承氣湯。

三七

陰邪下利。無譫語之證。然苟非陽明胃實。焉得譫語。若無形之邪。或可自陰還陽。仍歸陽明中土。至若燥

屎乃腸胃有形之宿垢。豈能轉移于經絡藏府之間乎。世俗但見下利。惟苦其利而欲求其止。不知譟語之下利。乃胃中之實熱。有燥屎故也。宜小承氣湯微利之。燥屎得去。利自止矣。內經所謂通因通用是也。有燥屎而用小承氣者。以陰經無大熱。非比陽明熱邪之盛。即大陰篇所謂胃弱易動故也。

厥陰寒利

三陰皆有下利。要皆不離乎太陰。至厥陰則木邪賊土。陰寒傷胃。較之他經尤甚。故其見證頗與前兩經有相似者。但總載厥陰篇後。以便臨證彷彿其治。非謂厥陰一經獨有之證也。

傷寒厥而心下悸者。宜先治水。當用茯苓甘草湯。却治其厥。不爾。水漬入胃。必作利也。三八

金匱云。水停心下。甚者則悸。太陽篇中有飲水多者。心下必悸。此二語。雖皆仲景本文。然此條並不言飲

水。蓋以傷寒見厥。則陰寒在裏。裏寒則胃氣不行。水液不布。必停蓄于心下。阻絕氣道。所以築築然而悸動。故宜先治其水。當服茯苓甘草湯以滲利之。然後却與治厥之藥。不爾則水液既不流行。必漸漬入胃。寒厥之邪在裏。胃陽不守。必下走而作利也。

傷寒四五日。腹中痛。若轉氣下趨少腹者。此欲自利也。

三十九

傷寒四五日。邪氣入裏。傳陰之時也。腹中痛。寒邪入裏。胃寒而太陰脾土病也。轉氣下趨少腹者。言寒邪

盛而胃陽不守。水穀不別。聲響下奔。故爲欲作自利也。

下利腹脹滿。身體疼痛者。先溫其裏。乃攻其表。溫裏宜四逆湯。攻表宜桂枝湯。早

此言有表有裏之下利也。陰寒在裏。則腹必脹滿。寒邪在表。則身體疼痛。表裏俱寒。故成寒下之證也。下利而腹脹滿者。太陰脾藏已爲厥陰寒邪所傷。胃陽將敗。所當急救。而其在表之寒邪。未至即成敗證。故先溫其裏。乃攻其表。溫裏宜四逆湯。以驅除寒氣。恢

復真陽。然後用桂枝湯攻表。以散經邪。然桂枝湯原爲傷寒之禁劑。而身體疼痛。乃寒傷營之表證也。以寒傷營之表症。而又以桂枝湯攻表者。以陰經無陽之證。非比陽經表實之寒邪。故不宜以麻黃湯更亡其陽。而反宜以桂枝湯通行其陽氣。以芍藥收斂其泄利之脾陰。更和之以姜棗。則表邪解而愈矣。此所謂不宜之宜。仲景之圓機活法也。

下利脉沈而遲。其人面少赤。身有微熱。下利清穀者。必驚冒汗出而解。病人必微厥。所以然者。其面戴陽。下虛

故也 四十一

此言裏寒甚而表證微。不須解表。但當治裏寒之下利也。下利而脈見沈遲。則寒邪在下。面少赤。則虛陽在上。身有微熱。則稍有表邪。下利清水完穀。則胃氣虛冷而裏寒甚矣。裏寒則逼陽于外。故必至于齧牙汗出而解也。如此者。病人必四肢微厥。推其所以然之故。蓋其人面少赤者。陰寒上逆。虛陽受迫而上浮。其面赤爲戴陽。乃下焦真陽大虛故也。

下利清穀。不可攻表。汗出必脹滿 四十二

此有裏無表之下利也。下利清水完穀。則寒邪已甚。而無身體疼痛之表證。則知寒邪在裏而不在表矣。故不可攻表。若不知而妄發其汗。汗出則陽氣隨汗而泄。胃陽大損而裏寒更甚。故必脹滿也。

下利清穀。裏寒外熱。汗出而厥者。通脈四逆湯主之。三早

此又立外熱非表症之辨也。言下利清穀。則裏寒已甚。而又外熱。似有表邪。然猶自汗出而四肢厥冷者。乃沍寒在內。逼陽于外。其外熱非表證也。真陽大虛。衛氣不密。故汗出而厥。非前對冒之汗也。當于四逆

湯內倍加乾姜。名通脈四逆湯。主之。

大汗出。熱不去。內拘急。四肢疼。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。

四逆湯主之。

罕四

若有表邪而大汗出。則熱當去矣。汗出而熱不去。又似陽明入裏之證。而不知內拘急者。即經所謂諸寒收引也。四支疼者。陽虛而不充于四肢也。既大汗熱不去。而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。是陰邪盛極于裏。陽氣飛越于外。非表邪也。急當收復陽氣。驅散寒邪。故以四逆湯主之。

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。四逆湯主之。

聖五

上條大汗出而熱不去。此條大汗出而不言熱。是無熱矣。或曰。上文下利厥逆而惡寒。且多內拘急。四肢疼之證。此條亦大下利厥冷而不惡寒。其不言熱。乃陽氣猶未飛越于外。得母較前爲稍輕乎。曰。無熱則陽氣更微。大下利則陰邪更盛。故仲景亦以四逆湯主之。

下利後脈絕。手足厥冷。晷時脈還。手足溫者生。脈不還者死。

聖六

晬時。週時也。夫寒邪下利而六脈已絕。手足厥冷。莫無更生之理。而仲景猶云週時脈還。手足溫者生。何也。夫利有新久。若久利脈絕。而至手足厥冷。則陽氣以漸而虛。直至水窮山盡。陽氣磨滅殆盡。脈氣方絕。豈有復還之時。惟暴注下泄。忽得之驟利。而厥冷脈絕者。則真陽未至。陡絕一時。爲暴寒所中。致厥利脈伏。真陽未致。陡絕。故陽氣尚有還期。此條乃寒中厥陰。非久利也。故云晬時脈還。手足溫者生。若脈不見還。是孤陽已絕而死也。

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。灸之不溫。若脈不還。反微喘者
死。四早
七

陰寒下利而手足厥冷。至于無脈。是真陽已竭。已成
死證。故雖灸之。亦不溫也。若脈不還。反見微喘。乃陽
氣已絕。其未盡之虛陽。隨呼吸而上脫。其氣有出無
入。故似喘非喘而死矣。

傷寒六七日不利。便發熱而利。其人汗出不止者。有
陰無陽故也。早八

六七日。邪不在表。入裏傳陰之時也。陰寒在裏。則當

下利。邪不在表。則不當發熱。以六七日而未見下利。乃忽發熱。而反見下利者。上文云。先厥後發熱。利必自止。今發熱而反利。前云發熱無汗。利必自止。今發熱下利而汗出不止。則知其證有大相徑庭者矣。夫先見之厥利。乃陰寒所致。發熱則陽氣已回。寒邪解散。故利必自止。此云六七日不利。便發熱而利。非惟利者不能因發熱而自止。即不利者因發熱而反利矣。同一發熱。而有利止與反利之大異。何也。蓋因此條之發熱。既曰有陰無陽。則非陽回之發熱。乃陰邪

太甚。真陽失守而飛越于外。故陽虛而腠理不密。所以汗出不止也。惟其真陽外越而發熱。所以汗出不止。又因汗出不止。則真陽益隨汗而盡泄。所以陽亡而死也。仲景之文。雖意在言表。令人自悟。乃著書之體也。然于末句。仍直指之曰。有陰無陽故也。後世學者。果能尋繹其文。不幾思過半乎。

發熱而厥七日。下利者。爲難治。

罕九

上文云。厥者必發熱。前熱者後必厥。又云。發熱四日。厥反三日。復熱四日。厥少熱多。其病當愈。厥四日。熱

反三日。復厥五日。寒多熱少。其病爲進。又云先厥後發熱。利必自止。見厥復利。皆以陽回陰退爲愈。陰勝陽負爲劇之明驗也。今先發熱而厥七日。則厥之多。不待言矣。厥多而寒盛于裏。復至下利。則腔腹之內。臟腑經絡。純是陰邪。全無陽氣。雖真武四逆白通等溫經復陽之法。恐亦未能挽回陽氣。故曰難治。

傷寒發熱下利至甚。厥不止者死。

五十

發熱則陽氣已回。利當自止。而反下利至甚。厥冷不止者。是陰氣盛極于裏。逼陽外出。乃虛陽浮越于外。

之熱。非陽回之發熱。故必死也。

傷寒發熱下利。厥逆躁不得卧者死。至

發熱下利厥逆。與上文同義。躁不得卧者。陰極而虛。陽受迫。陽氣將絕而躁擾不得安寧。故死也。即上文寒邪中臟。七八日膚冷。躁無暫安時之臟厥是也。

傷寒下利。日十餘行。脉反實者死。至

傷寒而至下利。則裏寒而胃陽不守可知。其脉自當沈遲微弱矣。況一日十餘行。則其利已甚。脉當大虛。寧有反實之理。此所謂實者。乃陰寒下利。真陽已敗。

中氣已傷。胃陽絕而真藏脉現也。真藏脉者。如素問陰陽別論所謂肝至弦絕急十八日死。言肝木之邪尅土。則脉弦絕而急。至十八日而死矣。其所以十八日者。以四季各土。王用事十八日。言十八日之內。土旺則不死。至不旺則死矣。又如平人氣象論云。如新張弓絃曰肝死。銳堅如烏之喙。如烏之距。如屋之漏。水之流曰脾死。發如奪索。辟辟如彈石。曰腎死之類是也。

寒利回陽

下利有微熱而渴，脈弱者，令自愈。

五十三

此以下所以申上文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之義也。言陰寒下利，設身有微熱而渴，乃陽氣漸回，陰邪已退之兆。非大熱而熱氣有餘之比。若虛陽飛越于外而熱，則寒盛于裏，雖熱亦不渴矣。故知爲欲愈也。然必脈弱者方見其裏氣本然之虛，無熱氣太過作癰膿、便膿血及喉痺、口傷爛赤之變，故可不治，令其自愈也。若或治之，或反見偏勝耳。

利脉數而渴者。令自愈。設不差。必清膿血。以有熱故

也。
五四

此承上文言下利而渴者。固不必治療。當令其自愈矣。設病不差。必清膿血。清與下文圍字同義。即便膿血之痢也。其所以然者。前脉弱者。裏無熱邪。故可令自愈。此因脉數。有熱在裏故也。

下利脉數有微熱。汗出。令自愈。設復緊。爲未解。

五五

此又總申上文下利身有微熱而脉數之義也。言前條所云陰寒下利。身有微熱而渴。爲陽氣漸復。若脉

弱者可不治而令其自愈矣。次條又言下利脉數而渴者本可自愈。設不差。以有熱在裏。必清膿血。此脉弱與脉數之異也。脉弱乃虛陽漸復之機。猶少陰篇所謂脉微續者生之義也。脉數則嫌其復還之熱太過。所以必圉膿血也。何也。以厥陰之體陰陽相半。不可偏勝故也。此條又言下利微熱而脉數。若汗出者。亦可自愈。脉數則太過之熱邪內鬱。故必清膿血。汗出則熱氣外泄。故膿血可免。而亦令自愈也。設其脉復緊。在陽經爲寒邪在表。在陰經則爲寒邪在裏。其

下利之證。猶未解也。平脉篇云。假令下利。以胃中虛冷。故令脉緊也。

下利寸脉反浮數。尺中自瀋者。必圜膿血。

季六

浮爲在表。數則爲熱。厥陰下利。寒邪在裏。脉必沈遲。不應有浮數之脉。故曰反也。寸脉指氣口胃脉而言也。何以知之。試觀平脉篇中。每以趺陽寸口並論。蓋以胃腕之陽。爲二十五陽之主。水穀之海。五臟六腑之大源。後天資生之本也。即仲景自序中所云。人迎趺陽三部不參者是也。人迎結喉兩旁各一寸半之

動脈也。趺陽。足跗上之動脈也。氣口。右手寸脈。手太陰之脈也。三者皆胃脈。故素問陰陽別論。指胃腕之陽曰三陽在頭。三陰在手。所謂一也。在頭。指人迎。在手。則寸口也。靈樞謂營行不休。如環無端。衛氣則晝行于陽二十五度。夜行于陰二十五度。五十度而復會于太陰。故素問經脈別論云。經氣歸于肺。肺朝百也。辨脈篇亦云。出入升降。刻漏周旋。水下二刻。一

周。環當復寸口。虛實見焉。此以寸口而反浮數。則知復還之熱氣太過。胃中已有熱邪矣。即辨脈篇所

謂跌陽脉浮而數。浮則傷胃。數則動脾之義也。蓋氣口與跌陽皆胃脉。則其脉證自當相符矣。胃氣已爲復來之熱氣所傷。而統血之脾陰亦爲鬱熱所動。陰血已傷。且尺脉見瀉。瀉爲陰血受傷之脉。則離經之血已凝滯下焦。所以必隨下利而圜膿血也。

下利脉沈弦者。下重也。脉大爲未止。脉微弱數者。爲欲自止。雖發熱不死。五十七

寒邪下利。其脉本當沈遲虛細。然沈主下焦。絃則堅勁。故脉沈則陰寒在下。脉絃則裏寒未解。所以仲景

有下利脉數令自愈。設復緊爲未解之文。然則弦亦緊之類也。故沈弦爲下焦之寒邪甚盛。其氣隨下利之勢而下攻。必裏急後重也。脉大者在陽經熱痢。若發熱脉大。則邪不可量。當爲劇症。此雖陰邪。然脉大則亦其氣未衰。故爲未止。若脉微弱。則陽氣雖弱。而寒邪已衰。數則陽氣漸復。故爲欲自止也。然脉微弱則陰氣已虛。脉數則熱氣必盛而發熱矣。以陰陽相半之厥陰。唯恐其寒邪獨盛而爲死證。又恐其復熱太過。而爲癰膿便血。及喉痺等變。然癰膿便血。皆非

必死之證。而陰極無陽。則死矣。故曰雖發熱不死。

差後諸證證治第二十二

陰陽易

傷寒陰陽易之爲病。其人身體重。少氣。少腹裏急。或引陰中拘攣。熱上衝。頭重不欲舉。眼中生花。膝脛拘急者。燒裊散主之。

舊注云。大病新差。氣血未復。餘熱未盡。強合陰陽而得病者。名曰易。男子病新差未平復而婦人與之交。婦人得病。名曰陽易。婦人病新差未平復而男子與之交。男子得病。名曰陰易。以愚意推之。蓋以二氣相

緼其構精之時。乃化醇之候也。二氣不雜。兩精融一。故能化生。所謂二五之精。妙合而凝也。然男病易之于女。女病易之于男。其受病之人。並非氣血未復者。實爲注家之誤。但男女一交之後。自然元氣空虛。餘邪錯雜于精氣之中。走入精隧。溢入經絡。乘其交後虛隙之中。入而浸淫于藏府筋骨。脉絡俞穴之間。則正氣因邪而益虛。邪氣因虛而益盛。故有此陰盛陽衰之諸證也。邪入陰經。身體必重。真陽虧損。三焦不運。宗氣不行。所以少氣。邪從陰竅而溜入少陰厥陰。

故少腹裏急。若裏急之甚。或引陰中拘攣。皆陰邪之所致也。陰邪在下而虛陽上走。故熱上衝。頭重不欲舉。眼中生花。下焦虛冷。所以膝胫拘急也。此真所謂陰陽之患。故以燒棍散主之。

燒棍散方

右取婦人中棍近隱處。剪燒灰。以水和服方寸匕。日三服。小便即利。陰頭微腫則愈。婦人病。取男子棍襠燒灰。或謂陰陽易之證。近于變幻。故用燒棍之法。亦近于厭禳。曰非也。有至理存焉。男女之交媾。易所謂三氣

感應以相與也。以未淨之邪。隨交合之情。精神魂魄。無不動搖。翕然而感。感而遂通。混入于少陰之裏。故以近隱處之裨襜。引出其陰中之邪。所謂物從其類。同氣相求之義也。但此方當爲導引之藥。其餘當隨其脉症之陰陽寒熱。治之可也。如王海藏之脉在厥陰。當以當歸四逆湯。下燒裨散。在少陰。當以通脉四逆湯。下燒裨散。在太陰。當以理中丸。同下燒裨散。所用之藥。各隨其經而効。自速也。不然。則有陰腫或縮。少腹絞痛。手足蹇。脉絕而死者。其後人之青竹茹湯。

及蝦鼠糞湯。恐未必能合原文中之諸陰症也。大凡易病。必有如前諸證者方是。如無此見證。不過傳染之證耳。

大病差後。勞復者。枳實梔子豉湯主之。若有宿食者。加大黃如博碁子大五六枚。

凡大病新差。真元大虛。氣血未復。精神倦怠。餘熱未盡。但宜安養。避風節食。清虛無欲。則元氣日長。少壯之人。豈惟復舊而已哉。若不知節養。必犯所禁忌。而有勞復。女勞復。食復。飲酒復。劇諸證矣。夫勞復者。如

多言多慮。多怒多哀。則勞其神。梳洗沐浴。早坐早行。則勞其力。皆可令人重復發熱。如死灰之復然。爲重復之復。故謂之復。但勞復之熱。乃虛熱之從內發者。雖亦從汗解。然不比外感之邪。可從辛溫發散取汗也。故以枳實梔子豉湯主之。惟女勞復。雖爲勞復之一。而其見證危險。治法迥別矣。女勞復者。男子大病差後。早犯女色。不易于他人。而已復病者。亦如陰陽易之頭重不舉。目中生花。腰背疼痛。小腹裏急絞痛。憎寒發熱。陰火上沖。頭面烘熱。心胃痞悶。後人雖有

竹皮湯。緞鼠屎湯。用月布作赤衣散。仍用燒裊散。及當歸四逆湯。吳茱萸酒等救法。至卵縮入腹。手足冰冷。脉斷離經者。必死不救。所以吳綬謂前人有大病新差。如大水浸牆。水退牆酥。不可輕犯之喻也。

若有宿食者。是爲食復。凡病新差。自宜先用陳倉米少許煎湯少飲。俟其無恙。漸次增濃。胃氣漸旺。穀食漸增。至胃氣復舊。然後少進肉味。樽節愛養。自無復證。若不遵法度。餘熱未除。元氣未復。飲食驟進。腥羶雜沓。未有不復熱者。所以內經熱篇云。熱病已愈。時

有所遺者。熱甚而強食之。故有所遺。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。因其穀氣相薄。兩熱相合。故有所遺。又曰病熱少愈。食肉則復。多食則遺。此其禁也。故復證之發熱者。以枳實梔子豉湯。發微似汗以解之。若驗其脉症而有宿食者。舌胎必黃。胃脘按之必痛。當微利以去之。故加大黃如博碁子大五六枚也。

枳實梔子豉湯方

枳實三枚

梔子十四枚

豉一升

右三味。以清漿水七升。空煮取四升。內枳實梔子。煮取

二升。下豉更煮五六沸。去滓。溫分再服。覆令微似汗。或問前太陽篇中。傷寒發汗吐下後。虛煩不得眠。若劇者。必反覆顛倒。心中懊懣。用梔子豉湯吐之。若少氣者。加甘草。嘔者加生姜。下後心煩。膈滿。臥起不安者。加厚朴枳實而去豉。皆隨證加減吐虛邪之法也。此條病後勞復。亦用加枳實之梔子豉湯。並不取吐。而反取微似汗者。何也。曰。梔子原非吐藥。其性苦寒。神農本經。言其能治五內邪氣。胃中熱氣。蓋能清上焦之熱。瀉三焦之火。而去胃熱者也。豉性亦非必吐。

之藥。蓋能治時疾發汗。除煩熱。利胃膈。故李時珍謂其能發能散。得葱則發汗。得鹽則吐。前太陽篇之吐法。或服後探之。方得吐耳。勞復則胃中已無外邪。特因熱鬱不散。且病後已虛。不宜取吐。但令微似汗。則熱氣消散而解矣。枳實苦能開結。香能破氣。消宿食。寬胃痞。雖曰勞復發熱。然病差之後。豈能不犯穀食。故加之以利胃膈。化痰食也。漿水本用粟米飯。熱投冷水中。浸五六日而成者。味酢色白。性涼善走。解煩渴而化宿滯。本草云。煎令酸。可止嘔。漿味本酸。自七

升空煮至四升。更煮至三升。則其味益酸。蓋因梔子
豉湯本爲吐劑。煎酸則可使不吐也。且無外邪。不忌
酸。斂此正制方之妙。欲吐則吐。欲其不吐。則又以漿
水制之。此操縱之權術也。若復熱之證。脘其脈則實
大。察其舌則黃黑。按其腹則滿痛。此食復也。爲有宿
食者。即于枳實梔子豉湯內。加大黃如博碁子大五
六枚。因病後新虛。不宜峻下。故僅用五六枚。不細剉
而如博碁子者。取其味不全出。但求其宿食之去。不
令其更傷胃氣也。然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之大黃。亦

切作碁子塊者。以其尚是初次之病。故可用二兩。此則病後復證。所以止用五六枚。其虛實輕重之權衡。又不可不知者也。學者閱方。每不及此。設臨證施治。處方用藥。其可少忽哉。

病人脉已解。而日暮微煩。以病新差。人強與穀。脾胃氣尚弱。不能消穀。故令微煩。損穀則愈。

病人脉已解。是邪氣去矣。而日暮猶微覺煩悶者。何也。以邪氣初解。爲病之新差。脾胃氣尚虛弱。則胃未能消。脾不能運。人強與穀。穀不能消。故至申酉陽

明旺時胃中之穀氣鬱蒸而煩也。若日將暮時而發熱。則是胃中停穀不化。已成日晡潮熱。乃陽明胃實之證。即當以下法解之矣。此不過病後新虛。胃不勝穀。穀氣稍重耳。故其煩亦微也。不須藥物。但節損其穀。則自愈矣。

傷寒差已後。更發熱者。小柴胡湯主之。脈浮者。以汗解之。脈沈實者。以下解之。

傷寒既差已後。更發熱者。若病後餘氣作虛熱。固當以柴胡黃芩清解餘熱。以人參補其病後之虛。而以

姜棗和之。若復感外邪而發熱。亦屬病後新虛。理宜和解。但察其脈證之有類于半表半裏之少陽者。以小柴胡湯主之。若脈浮則邪盛于表。必有可汗之表證。仍當以汗解之。但病後新虛。不宜用麻黃過汗。使傷衛亡陽。若脈沈實者。沈爲在裏。實則胃實。仍當用下法解之。但衛氣已虛。不宜用承氣峻下。宜消息其虛實。或小承氣。或調胃。或如博碁子之法。隨其輕重以爲進止可也。

大病差後。從腰已下有水氣者。牡蠣澤瀉散主之。

大病後若氣虛則頭面皆浮。脾虛則胃腹脹滿。此因
性下流。故但從腰已下水。氣壅積。膝脛足跗皆腫重
也。以未犯中上二焦。中氣未虛。爲有餘之邪。脉必沈
數有力。故但用排決之法。而以牡蠣澤瀉散主之。

牡蠣澤瀉散方

牡蠣

澤瀉

栝蒌根

蜀漆

洗去腥

苦苧蘆

商陸根

海藻

洗去鹹已
上各等分

右七味。異搗下。篩爲散。更入臼中治之。白飲和。服方寸

七。小便利。止後服。日三服。

牡蠣鹹而走腎。得柴胡方能去脇下硬。同滲利則下走水道。澤瀉利水入腎。瀉膀胱之火。爲滲濕熱之要藥。栝蔞根解煩渴而行津液。導腫氣。蜀漆乃常山苗也。二者功用相同。水在上焦則能吐水。在脇下則能破其澹。爲驅痰逐水必用之藥。苦葶藶洩氣導腫。十劑云。洩可去閉。葶藶大黃之屬。故能去十種水氣。下膀胱水。去通身腫脹。療肺壅喘咳。但有甜苦二種。苦者能導腫洩水。甜者但能清瀉肺邪而已。丹溪謂其

殺人甚健。李時珍云。肺中水氣。臏滿喘急者。非此不除。肺平水去則止。何至久服殺人。此千古之明辨也。商陸苦寒。沈而降。其性下行。專于行水。治腫滿小便不利。赤者同麝香搗爛貼臍。白者入藥無毒。海藻鹹能潤下。寒能洩熱引水。故能消癭瘤結核。除浮腫脚氣。留飲濕熱。使邪氣自小便出也。立方之義。蓋以腎爲主水之臟。肺爲水之化源。故內經水熱穴論云。其本在腎。其末在肺。皆積水也。又曰。腎者胃之關也。關門不利。故聚水而從其類。上下溢于皮膚。故爲胛腫。

聚水而生病也

辨誤 成注引金匱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與牡蠣澤瀉散。不知金匱原云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。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。此仲景活法也。金匱治水氣利小便之法。如五苓散。猪苓湯。栝蒌瞿麥丸。蒲灰散。滑石白魚散。腎氣丸。種種各異。蓋以寒熱不同也。尚論遂以此方爲定法。乃謂大病後脾土告困。不能攝水。致水氣泛溢。而用牡蠣澤瀉散峻攻。何反不顧其虛。可見活人之事。迂踈輩必不能動中機宜。庸工遇

大病後悉行溫補。自以爲善。孰知其鹵莽滅裂哉。愚竊謂水氣在腰已下。乃水性下流。未爲泛溢。腹未脹滿。脾胃亦未損傷。仲景但用牡蠣澤瀉散以決水者。蓋濕熱下流。有餘之證耳。非脾胃虛衰。土崩水泛也。原文中雖有症無脈。似無從攷其證之寒熱。然據方論證。當自曉然其爲濕熱在下矣。倘必槩以溫補爲庸工鹵莽之治。設遇病後虛寒。土不制水。下焦無火。氣化不行。水濕腫脹者。然則仲景之五苓散。腎氣丸等方。豈亦爲鹵莽滅裂哉。不然。下文大病後喜唾。

胃中有寒者。以理中圓溫之。則如之何。恐一言之蔽。胎誤後人。所以不得不辨也。

大病差後喜唾。久不了了者。胃上有寒。當以圓藥溫之。宜理中圓。

大病既差。唯恐其久爲熱邪耗燥。津液枯燥。今反喜唾。是脾虛不能收攝津液。乃至久而不了了者。因胃上有寒也。胃上者。胃之上口賁門也。賁門屬胃之上脘。胃脘有寒。則津液不耗。脾虛不能爲胃行其津液。故涎沫湧出也。脾胃虛寒。當以圓藥溫補。故宜理中圓。

然不用理中湯而用理中圓者。非取其緩也。因病後
餘證。不必用大劑力救。但欲其常服耳。蓋以中土爲
資生之本。飲食日用之器。最易損傷。所以大病差後
每致食復者多矣。此因脾胃既傷。胃上已寒。焉得不
以溫補久服。而求其堅固哉。

辨誤 尚論注云。身中津液。因胃寒凝結而成濁唾
久而不清。其人必消瘦索澤。故不用湯藥蕩滌。而用
圓藥緩圖。然仲景差後。總用此方。在太陽邪熾之日。
不得已而合桂枝用之。即更名曰桂枝人參湯。又云

醫以理中與之。利益甚。理中者。理中焦。此利在下焦。非其治也。于此見用法之權衡。愚竊謂胃寒則當吐清水。恐未必凝成濁唾。況津已凝濁。則當日少。豈能久唾邪。理中作湯。大能溫補脾胃。未爲蕩滌。圓藥本欲常服。亦非緩圖。且太陽證中之人。參桂枝湯。亦因誤下之虛。遂成協熱下利。利下不止。雖曰太陽誤下。而下利已屬太陰。故用理中加人參。所以太陰本篇。即稱藏寒而用四逆輩矣。又因太陽外證未除。故仍以桂枝解散之也。至于醫以理中與之。利益甚。理中

者。理中焦。此利在下焦。非其治也等語。則又屬一義。與此無涉。難于引用。此皆注者之失。

傷寒解後。虛羸少氣。氣逆欲吐者。竹葉石膏湯主之。

傷寒邪氣已解。自當熱退身涼。得穀而愈矣。但邪之所湊。其氣必虛。此其常也。乃虛弱羸瘦。氣少力綿。呼吸短淺。更氣上逆而欲吐者。此胃氣虛而未和也。仲景雖未言脈。若察其脈虛數而渴者。當以竹葉石膏湯主之。虛寒者別當消息也。

竹葉石膏湯方

竹葉 一托

石膏 三兩

半夏 五錢

人參 錢

甘草 五錢

粳米 半合

麥冬 一兩

右七味。以水一斗。煮取六升。去滓。內粳米。煮米熟湯成。去米溫服一升。日三服。

竹葉性寒而止煩熱。石膏入陽明而清胃熱。半夏蠲飲而止嘔吐。人參補病後之虛。同麥冬而大添胃中之津液。又恐寒涼損胃。故用甘草和之。而又以粳米助其胃氣也。

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卷之